



统筹：寒川

第527期 缅甸篇 组稿人：许均铨

心碎的云

谷奇

很轻很轻的云 忽然有了很重很重的心事

瞬间破防的眼泪 哭惨了几多村庄 (17.9.2023)

人海中的孤岛

王子瑜

我曾一次又一次淹没在人海 几乎丢失自己 于是开始和各种各样的人 保持距离

我曾多次在那片海中沉溺 一度迷失了方向 于是常年游荡 在人海之外 把自己站成了一座孤岛

金塔诗

纪晓红

您

果敢

佼佼者

民族精英

时代的楷模

成功的企业家

慈善事业的典范

热心助人的善之者

果敢福利来集团总裁

缅甸青年发展协会主席

国家弘法杰出贡献奖得主

胸怀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人

慈善公益事业的光辉形象代表

有国际视野大将风度的希望之星

深得国人信赖的我国先进代表人物

2023东盟青年峰会缅甸团领队刘正琦

潮退之后

许斌

小心翼翼的在沙滩上散步 避开新挖掘的小圆孔 那是小螃蟹的家门口

海鸟漫步在浅滩上 开心觅得贪玩的生灵 感谢大海的慷慨恩赐

风告诉我 要掌握住进与退 该退不退 遗憾终身

鹤哥在岩石上吱吱喳喳 有知音者说 是在吟诗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文创

退潮之后的海滩 安静且优美 是一首诗 更像一幅画 (2023/10/7)

难忘的恭文倪旧事

冯以文

2006年3月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仰光。在仰光逗留的7日里,拜访了父母亲移居仰光的亲人。离别仰光前一天,我们还租了一辆旅行车直奔印度洋东岸的勃生潮达海滩住了一晚。时间短暂,来去匆匆,首次重返仰光没有去恭文倪和瓦溪吗。自此之后,我多次拜访仰光,也一直没有实现重返恭文倪的梦想。多年来,我梦想着去恭文倪寻根。那里是我母亲以及姥爷叶家和姥姥傅家,两大家族闽南老华侨的出生地。三代人的深耕伊江省成为旅缅闽商的发家宝地,鱼米之乡。

恭文倪江畔

缅甸三角洲恭文倪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记得5岁多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从仰光乘班轮去山芭恭文倪,那是我们冯家老五出生的第二年,1961年的暑假期间。那是一个愉快而难忘的暑假。

在恭文倪逗留的日子里,我记得很清楚住在伊江畔的高脚屋。我们在姥姥家屋前留影,还去不远的班轮码头拍照。有一日傍晚,母亲领着一大家人去江里洗澡。父亲举着照相机,站在柚木码头引桥上给江中老四拍照。一周岁的老四套着游泳圈就是焦点。她在母亲的呵护下漂浮在栈道周围的水里。父亲给我们姐弟们在恭文倪江畔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童年记忆。

还记得那日傍晚,我的

目光聚焦于不远处的游泳圈,身子却小心翼翼地不由自主地移步,脚踩着圆木搭建的柚木台阶缓步踏着淹入江里的木质台阶。大人们的视线集中在江里的老四,顾不上其他不会水的小朋友。忽然之间,我感觉重心偏移,脚下一滑,整个人瞬间沉入江水里。我拼命挣扎求生不知喝了多少口水,只好瞪大眼睛在江水里寻觅,忽然摸到前方一只腿就紧紧地拥抱着它。后来才知道:这是我小舅叶宝勤的大腿。我小舅也被我拖入江里。我记不清后续发生的事,只深深的记得当时死命抱住小舅大腿的瞬间,永久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一年暑假,我刚满六岁。小舅叶宝勤应该有十一岁了。1950年出生的小舅叶宝勤初中毕业后,于1965年归国去昆明补校继续学业。短暂的补校生活遇上67年文革串联,没有能够好好读书上学。很是不幸,小舅在69年下乡后从保山农村赴缅北加入缅共游击队。后来,70年在缅北丛林里病故。往事不堪回首,我可爱的小舅,一个为了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了青春的恭文倪三代侨生。

三角洲红树林

十几年来,我多次访问仰光,也没有再去恭文倪。我一直想着再下缅甸三角洲红树林。我开始努力学习缅甸语,以便能够再访恭文倪时能够与叶落生根的

亲人无障碍交流沟通。我刻苦自学缅甸语,经常从网上下载缅甸阅读研究。通过多年的自学,我发现我的缅甸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大大地进步。我对南传佛教文化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战后的仰光华侨,看不起山芭来仰光学汉语的侨生,所以仰光侨生不太会说缅甸语。归国后落户华侨农场,我们反而与山芭归国的侨生融入讲缅甸语的群体。我考上大学学的是英语,因而学起缅甸语也颇有优势,现代缅甸语新词多借英译直接变成外来体缅甸语。

自2006年,我首次回仰光。07年后多次组团畅游过伊江漂流,搭飞机飞额布海滩、旧都瓦城、掸邦茵莱湖,还多次拜访蒲甘古城和俾廖古都。2010年8月我陪同二位北京朋友去拜访了缅甸的新首都内比都和第三大海港毛淡棉。在棉城郊外,我到访朝拜过世界最大身长400英尺的温盛大卧佛。

我一直想再下仰光去建红树林康养书院,把中国首都的人才引到缅甸商都仰光,再把缅甸三角洲的鱼虾蟹运回首都北京,让北京人不去仰光,也能经常品尝南三角洲的美食。

06年我去过勃生潮达海滩。之后,又多次去过勃生银滩海滩,发现缅甸三角洲的自然美,原生态的美。原生态小岛犹如一座世外桃源,感觉就是心灵回归自然。这旷阔的三角洲红树林竟然保留生物多样性

的物种江豚、鳄鱼、珍稀鸟类和各种红树林、海棕榈树林,值得缅甸华侨来三角洲探险。许多已经归国的仰光侨生都没有机会再去看看真实的缅甸三角洲,却谈什么缅甸,免谈缅甸,说什么缅甸,免谈缅甸。缅甸并不缺电。没有过渡开发的南传佛教社会佛塔总是闪着金光。缅甸三角洲是一处值得好好开发文旅产业的价值洼地。

去年读报,我发现缅甸毛礼的美女岛国家森林公园。一处还没有引起缅甸同侨游子们注意的新景点。报道里说:一条新建省际公路将从美女岛穿过。届时,乘旅行车可以在2小时从仰光到恭文倪。我期盼再度畅游缅甸,去发掘海洋产业相关的文旅项目和康养项目。畅游美女岛,探寻伊江三角洲红树林已经成为我圆梦的新目标。

2013年我在北京第一次服贸展会结识缅甸冻品出口协会会长,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机会。我发现缅甸野生海捕红爪虎虾和红树林圈养黑虎虾。这才是京城美食家应该长备的高档食材,天然无污染。

疫情结束了,我是不是应该邀请侨友们组团一起畅游缅甸三角洲红树林,一边品虎虾,开发缅甸文旅产业,带动闽南与缅甸的海洋产业与渔业互助合作。我梦想着再下大仰光,重返恭文倪。

(2023年7月25日于翠城书斋)

凉秋

苏丽蓉

秋风轻轻拂拭 凉凉的,干爽的感觉 一片叶子悠然而落 无声地宣告秋已经来临 炎夏收敛起跋扈骄横 一切变得缓慢按秩序 天际长空湛蓝清澈 不挂一丝白云 山边的太阳拉长着影子 偷偷改变林海的容颜。

秋风含着诗情画意 抚弄麦浪万千,金灿耀眼 牧场上成熟的牧草等待收割 秋-----是诗的意境,歌的故乡 -----是快乐与忧愁的交响曲 快乐,丰收的快乐,属勤劳者 忧愁,离别的忧愁,属多情者 快乐,孩子们开学升级了 忧愁,为了生活人们他乡远走 回应鸿雁天边声声的呼唤。

拾起地上黄透的叶子 随心挟藏在书香中 算是纪念,更为无奈,又一秋 逃不过凄然的侵袭 拽不过时光匆匆 除着学会忍耐,又如何 心变得深沉难懂 只因候鸟的迁徙抛下山川寂寞 空的心独自回荡在 空谷凉秋中。

难忘缅甸吉仁族医生

——与我家的深厚情谊

张新民

我在“我的缅甸情结”一文中写过,“在摩谷,我与缅甸友人有很多来往和接触,结下深厚的情谊,留下至今难忘的回忆。”其中最难忘的缅甸友人是吉仁族医生及他一家人。

在日军侵占缅甸期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哥哥15岁就不得不去打工谋生,先在一家饭店当工人,也就学会了厨师技艺。后来经友人介绍,到一位缅甸医生家里做工,主要是给医生一家人做饭。这医生是摩谷公立医院唯一的一位医生,是吉仁族,到过英国留学学医。他的艺术精湛,医德高尚,对待病人和睦可亲,治病救人非常认真负责。人们都叫他吉仁医生,反而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是从瑞保调来摩谷的,所以也有人叫他瑞保医生。

他住在摩谷医院旁边的一座木平房,是政府提供的。地方宽敞,光线充足。家里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与我同龄的儿女。我哥哥到他家做工,他是主人,哥哥是仆人,但他平等待人,态度亲切和蔼,从不指责或训斥哥哥。

他“爱屋及乌”,不但善待哥哥,还关心和照顾我家中的其他人。日军侵占缅甸期间,父亲一人跟随侨党组织步行撤回云南,摩谷的侨校停办,我因

而失学在家。哥哥吃住在医生家,吉仁医生却让我也可住那里,让我同他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到缅甸学校上学。他的妻子像照顾她的子女一样照顾我。他们吃什么,我就有什么吃。给子女买新书包和文具用品,也同样买给我一份。上学前,她常常跪在木楼板上,就像对待她的儿女一样帮我整理衣服穿着。总之,对我和两个儿女,都是一视同仁。

吉仁医生对我妈妈也很关心。他喜欢打猎,经常到深山里打到各种野味带回来,有猴子、野鹿和各种蛇。他会不时叫哥哥带点野味回家给妈妈吃。

有一次妈妈到医生家来找哥哥。刚好吉仁医生前一天打到一只猴子,他就立即叫哥哥到厨房切点猴子肉给妈妈带回家,而且交代要切好的肉。

吉仁医生更是我家的救命恩人。有一年,哥哥患了重病,是肠炎病,长期低烧不退,瘦得皮包骨,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因家庭十分穷困,根本没钱治疗这样的重病。幸好得到仁慈的吉仁医生的大力救治,而且不收任何费用。寄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才转危为安,把哥哥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恢复了健康。哥哥一辈子不忘他的救命之恩。

我二妹张惠群在路上

给疯狗咬伤,那条疯狗一路上咬了好多人。有一老华侨被这条疯狗咬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亡故。我妹妹幸好得到吉仁医生全力救治,他亲自从摩谷到曼德勒购回狂犬疫苗给我妹妹和其他被疯狗咬的病人注射,才脱离危险,恢复健康。

跟缅甸人不一样,作为吉仁人,他什么野生动物都敢吃,除了猴子、老虎、蛇、野鹿、黄猄、穿山甲等,连蝙蝠也捕来做成美味佳肴。在医院的药房,有好多蝙蝠栖息。在漆黑的夜晚,我常常跟着医生去捕捉蝙蝠。我们带着二战期间捡到的美军降落伞,用长竹竿撑起来,堵住的医院大厅的拱形大门,然后用电筒一照,满厅的蝙蝠被惊得飞来飞去,很容易捕捉到。蝙蝠肉做成的肉饼,比猪肉饼还有味道,真好吃。有一次,我提着的竹竿不小心碰到他的眼睛,我见他痛得用手揉眼睛,但他一点也不指责我,可见他心地多么善良,多么宽容。

我是个好奇好玩的小孩。日本投降后,缅甸人从摩谷湖打捞到日军从摩谷撤退前抛弃到湖里各种弹药,有很多步枪子弹和机关枪子弹。缅甸朋友给了我不少子弹带去,我同吉仁医生的儿子一起玩。玩法是轻轻把子弹头

敲开,取出里面的火药条,在地板上或楼板上排成五星形、四边行等图案,然后用火柴点着,地板上就留下图案痕迹。我们觉得很好玩,却不懂得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又怕给大人发现,就把剩余的火药条平铺在自己床上竹席下面。后来,这事被吉仁医生发现了,他觉得这是危险而严重的事,一定要好好教育儿子和我。除了言教以外,他还叫儿子和我脱裤弯腰,用薄竹鞭抽打我们两人的屁股各十下。是他让太太把竹鞭削得薄薄的,被鞭打得有点刺痛,但不会伤筋动骨,目的是教育子女,可见他用心良苦。本来是我好玩惹起的,他却同样抽打儿子,毫不偏袒,可见他多么公正无私。

哥哥和我跟吉仁医生一家人相处了几年,后来他离开摩谷会瑞保去了,从此我们失去联系。50多年后我从广州第一次会到摩谷探亲访友,想法打听吉仁医生的下落,但没人能告诉我,只有一缅甸朋友对我说,他的美丽的妻子早已去世,我听后只有黯然泪下。

我们一家永远不会忘记吉仁医生一家人,我们永远会怀念他们。这就是我的缅甸情结,也是中缅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的象征。